

文 學 叢 刊

橋

吟

悄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橋

吟

悄

有版權

定價金圓六角

橋

作吟悄

人行發

林文吳

所行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所刷印

所刷印活生化文

編主金巴

刊叢學文

集三第
冊六十共

星	葉	髮的故事	巴	金	短篇
栗子	蕭乾	印象·感想·回憶茅盾	蕭軍	散	文
曼陀羅集	陳白塵	綠葉的故事	蕭軍	散	文
夜景	艾蕪	橋	悄吟	散	文
春風	張天翼	銀狐集	李廣田	散	文
黃沙	靳以	咀華集	劉西渭	批	評
達生篇	萬迪鶴	日出	曹禺	劇	本
小巫集	奚如	運河	臧克家	詩	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三十七年十月四版

目錄

小六	一
煩擾的一日	八
橋	一五
夏夜	三七
過夜	四二
破落之街	五一
訪問	五七
離去	六七
索非亞的愁苦	七一

蹲在洋車上

八三

初冬

九三

三個無聊人

九九

手

一〇五

小 六

『六啊，六……』

孩子頂着一塊大鍋蓋，蹣蹣跚跚大蜘蛛一樣從樓梯爬下來，孩子頭上的汗還不等揩抹，媽媽又喚喊了：

『六啊！……六啊……』

是小六家搬家的日子。八月天，風靜睡在樹梢不動，藍天好像碧藍的湖水，一條雲彩也不掛到湖上。樓頂閑蕩無慮的在晒太陽。樓梯被石牆的陰影遮斷了一半，和往日一樣該是預備午飯的時候。

『六啊……六……小六……』

一切都和昨日一樣，一切沒有變動，太陽天空，牆外的樹，樹下的兩隻紅毛鷄仍

在啄食。小六家房蓋穿着洞了，有泥塊打進水桶，陽光從窗子，門，從打開的房蓋一起走進來，陽光逼走了小六家一切盆子桶子和人。

不到一個月，那家的樓房完全長起，紅色瓦片蓋住樓頂，有木匠在那裏正裝窗框。吃過午飯，泥水匠躺在長板條上睡覺，木匠也和大魚似的找個有蔭涼的地方睡。那一些拖長的腿，泥污的手脚，在長板條上可怕的，偶然伸動兩下。全個後院，全個午間，讓他們의 鼾聲結着羣。

雖然樓頂已蓋好瓦片，但在小六娘覺得，只要那些人醒來，樓好像又高一點，好像天空又短了一塊。那家的樓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閃光，烟筒快要冒起煙來了。

同時小六家呢？爹爹提着床板一條一條去賣。並且蟋蟀吟鳴得利害，牆根草每棵藏着蟋蟀似的，爹爹回來，他的單衫不像夏夜那樣染着汗。娘在有月的夜裏，和曠野上老樹一般一張葉子也沒有，娘的靈魂裏一顆眼淚也沒有，娘沒有靈魂了！

『自來火給我小六姑娘，小六姑娘。』

『俺娘那來的自來火，昨晚不是借的自來火點燈嗎？』

爹爹罵起來；『懶老婆，要你也過日子，不要你也過日子。』

爹爹沒有再罵，假如再罵小六就一定哭起來她想爹爹又要打娘。

爹爹去賣西瓜，小六也跟着去，後海沿那一些鬧嚷嚷的人，推車的，搖船的，肩布袋的……拉車的，爹爹切西瓜，小六拾着從他們嘴上流下來的瓜子。後來爹爹又提

着籃子賣油條包子。娘在牆根砍着樹枝，小六到後山去拾落葉。

孩子夜間說的睡話多起來，爹和娘也嚷着：

『別擠我呀！往那面一點，我腿疼。』

『六啊！六啊，你爹死到那個地方去啦？』

女人和患病的豬一般在露天的房子樣哼哽的說話。

『快搬，快搬……告訴早搬，你不早搬你不早搬，打碎你的盆，瞞——誰？』

大塊的士敏土翻滾着沉落。那個人嚷一些什麼女人聽不清了！女人坐在灰塵

中好像讓她坐在着火的煙中，眼睛快要流淚，喉頭麻麻辣辣，好像她幼年時候夜裏的惡夢，好像她幼年時候爬山滾落了。

『六啊！六啊！』

孩子在她身邊站着：

『娘，俺在這。』

『六啊！六啊！』

『娘，俺在這。俺不是在這嗎？』

那女人孩子拉到她的手，她才看見。若不觸到她，她什麼也看不到了。

那一些盆子桶子，羅列在門前。她家像是着了火；或是無緣的，想也想不到的闖進一些鬼魔去。

『把六擠掉地下去了。一條被你自己蓋着。』

一家三人腰疼腿疼，然而不能吃飽穿暖。

媽媽出去做女僕，小六也去，她是媽媽的小僕人，媽媽爲人家燒飯，小六提着壺去打水。柏油路上飛着雨絲，那是秋雨了。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氈帽，提着壺，壺在雨中穿過橫道。

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來。爹說：

『哭死……死就痛快的死！』

房東又來趕他們搬家，說這間廚房已經租出去了。後院亭子間蓋起樓房來了！前院廚房又租出去。蟋蟀夜夜吟鳴，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鳴裏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。尤其是娘，她呆人一樣，朽木一樣。她說：

『往那樣搬？我本打算一個月三元錢能租個板房……你看……那家算掉我』

夜夜那女人不睡覺。肩上披着一張單布坐着。搬到什麼地方去？搬到海裏去？

搬家把女人逼得瘋子似的，眼睛每天紅着。她家吵架，全院人都去看熱鬧。

『我不活……啦……你打死我……打死我……』

小六惶惑着，比媽媽的哭聲更大，那孩子跑到同院人家去喚喊：

『打俺娘……爹打俺娘……』有時候她竟向大街去喊。同院人來了！但是無

法分開，他們像兩條狗打仗似的小六用拳頭在爹的脊背上揮兩下，但是又停下來哭，那孩子好像有火燒着他一般，暴跳起來。打仗停下了的時候，那也正同狗一樣，爹在牆根這面呼喘，媽媽在牆根那面呼喘。

『你打俺娘，你……你要打死她！打死她。俺娘……俺娘……』爹和娘靜下來，

小六還沒有靜下來。滔蕩着那孩子仍哭。

有時夜裏打起來，床板翻倒，同院別人家的孩子漸漸害怕起來，說小六她娘瘋了！有的說她着了妖魔。因為每次打仗都是哭得昏過去才停止。

『小六跳海了……小六跳海了……』

院中人都出來看小六。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灣，（灣即路旁之臭泥沼。）而不

是去跳海。她向石牆瘋狂的跌撞，濕得全身打顫的小六又是哭，女人號啕到半夜。同院人家的孩子更害怕起來，說是小六也瘋了。娘停止號啕時，才聽到蟋蟀在牆根鳴。娘就穿着濕褲子睡。

白月夜夜照在人間，安息了！人人都安息了！可是太陽一出來時，小六家又得搬家。搬向那樣去呢？說不定娘要跳海，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。

煩擾的一日

他在祈禱，他好像是向天祈禱。

正是跪在欄杆那兒，冰冷的，石塊砌成的人行道。然而他沒有鞋子，並且他用裸露的膝頭去接觸一些冬天的石塊。我還沒有走近他，我的心已經爲憤恨而燒紅，而快要漲裂了！我咬我的嘴唇，畢竟我這沒有押起眼睛來走過他。

他是那樣年老而昏聩，眼睛像是已腐爛過。街風是銳利的：他的手已經被吹得和一個死物樣。可是風，仍然是銳利的。我走近他，但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，只是喃喃着。

一個俄國老婦，她說的不是俄語，大概是猶太人，把一張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裏，同時他仍然喃喃着，好像是向天祈禱。

我帶着我重得和石頭似的心，走回屋中，把積下的舊報紙取出來，放到老人的面前，爲的是他可以賣幾個錢，但是當我已經把報紙放好的時候，我心起了一個劇變，我認爲我是再庸俗沒有的人了！彷彿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地。於是我摸衣袋，我思考家中存錢的盒子，可是連半角錢的票子都不能夠尋思得到。老人是過於笨拙了！怕是他不曉得怎樣去賣舊報紙。

我走向隣居家去，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，她常常是沒有心思向我講一些話。我坐下來把我帶去的小包袱打開，預備裁一件衣服。可是今天雪琦說話了：

『于媽還不來，那麼我的孩子，會使我沒有希望。你看我是什麼事也沒有作，外國語不能讀，而且我連讀報的趣味都沒有呀！』

『我想你還是另尋一個老媽子好啦！』

『我也這樣想，不過實際是困難的。』

她從生了孩子以來，那是五個月，她沉下苦惱的陷阱去。唇部不似從前有顏色，

臉兒皺縐，

爲着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，她走了，和貓一樣蹣手蹣足的下樓去了。

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厭了，幾次想要哭鬧，我忙着裁旗袍，只是用聲音招呼他。看一下時鐘，知道她去了還不到一點鐘，可是看小孩子要多麼耐性呀！我煩亂着，這僅是一點鐘。

媽媽回來了，帶進來衣服的冷氣，後面跟進來一個盜人樣的，纏着兩隻小腳，穿着毛邊鞋子，她坐在炕沿，並且在她進房的時候，她還向我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。我又看見她戴的是毛邊帽子，她坐在床沿。

過了一會她是欣喜的，有點不像盜人：『我是沒有作過老媽子的，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開柳條包舖，帶開藥舖……我實在不能再和他生氣，誰都是願意支使人，還有人願意給人家支使嗎？咱們命不好，那就講不了！』

像猜謎似的，使人想不出她是什麼命運。雪琦她歡喜，她想幸福是近着她了，她

在感謝我：

『玉瑩，你看今天你若不來，我怎能去找這個老媽子來呀！』

那個半老的婆娘仍然講着：『我的男人他打我罵我，以先對我很好，因為他開柳條包舖，要招股東。就是那個入二十元錢頂大的股東，他替我造謠，說我的娘家有錢，為什麼不幫助開柳條包舖呢？在這一年中就連一頓舒服飯也沒吃過，我能不傷心嗎！我十七歲過門，今年我是廿四歲。他從不和我吵鬧過。』

她不是個半老的婆娘，她才二十四歲。說到這樣心傷的地方，她沒有哭，她曉得做老媽子的身份。可是又想說下去。雪琦眉毛打鎖，把小孩給她：

『你抱他試試。』

小孩子，不知為什麼，但是他哭，也許他不願看那種可憐的臉相？

雪琦有些不快樂了，只是一刻的工夫，她覺得幸福是遠着她了！

過了一會她又像個盜人，最像盜人的部分，就是她的眼睛，眼珠定住，我們一向

她看去，她忙着把眼珠活動一下，然而很慢，並且一會又要定住。

『你不要想，將來你會有好的一日……』

『我是同他打架生氣的，一生氣就和個呆人樣，什麼也不能做。』那盜人又忙着補充一句：『若不生氣什麼病也沒有呀！好人一樣，好人一樣。』

後來她看我縫衣裳，她來幫助我，我不願她來幫助，但是她要來幫助。

小孩子吃着奶，在媽媽的懷中睡了！孩子怕一切音響，我們的呼吸爲着孩子的睡覺都能聽得清。

雪琦更不歡喜了，大概她在恐怕着，她在計量着，計量她的計劃怎樣失敗。我窺視出來這個瓷器的老媽，怕是一會就要被辭退。

然而她是有希望的，滿着希望，她慇懃的在盆中給小孩在洗尿布。

『我是不知當老媽子的規矩的，太太要指教我。』她說完坐在木橈上，又開始變成不動的盜人。